

國學小叢書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

孫思昉 著



孫思昉先生著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

張之江署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國難後第一版

(九六七)

國學
小叢書
老子政治思想概論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孫 思 昉

主 編 兼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序

老子以內聖外王之道自持得其政治之術者莫若韓非其後微言漸絕其緒餘猶足以爲天下漢孝文皇帝所行是也次及王輔嗣輩始以玄言號召天下晉治以衰蓋老子尙樸而玄言之徒貴華其根株不同故其藏於心術以發於事業者其治亂不同亦如此余三四十歲時嘗紬解老喻老之文稍得指要其論議散在諸篇今年夏濬縣孫至誠思昉來及吾門以所著老子政治思想概論求正思昉固嘗讀吾書者故議論亦頗相似與蘇文定吳文正異流要之於老子亦得其一端者也余嘗謂老子如大醫徧列方齊寒熱攻守雜陳而不相害用之者則因其材性與其時之所宜終不能盡取也其言有甚近民治者又有傾於君主獨裁者觀韓非揚權篇義亦如是所謂徧列方齊任人用之者也漢世傳其術者甚衆陳平得之爲陰謀蓋公得之爲清靜汲黯得之爲卓行司馬遷父子得之爲直筆數子者材性不同而各以成其用與夫墨氏之徒沾沾守一隅之術者異矣夫民治之與獨裁其道相反獨孝文能兼用之處承平之世獨裁如商君武侯民治如今遠西諸國可也若夫姦人成朋貴族陵逼上以

侵其主下以賊其民庶非有老子韓非之術者固無以應之蓋孝文爲能得其一二後之曉此者寡矣
今國家之亂甚於春秋七國之間思防誠有意爲國於此得無深思之乎余耄矣無以佐百姓願來者
之能任是也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章炳麟序

題辭

老子一書。包括甚廣。但認定其爲君人南面之術。卽爲政治之宗。審已。非若郢書燕說所云。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也。國以治矣。非書意也。今爲之統而紀之。條而理之。遂使綱舉目張。又復疏通證明。幾於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者也。亦真西山作大學衍義之法。確成一老子政治學案。若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又黃太冲之明夷待訪錄矣。

老子於政治無版法。乃法意也。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此非汎論道家。惟老子爲周柱下史。足以當之。其書五千言。而閱深肅括。具有今世所講內籀外籀之義。內籀者。卽其曲以知其全。見其微以會其通也。外籀者。據衆理以定公例。執已往以斷將來也。老子實由外籀以入內籀。故其於政治也爲法意。讀此覺孟德斯鳩之書。有其諦核。無其包孕。自太史公稱爲微妙難識。自非好學深思。何由心知其意乎。不得其意。則言徒糟粕耳。藝文志曰。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至魏晉任誕大興。清談是尙。道家之學。

名盛而實亡矣。夫道重恭默。任誕則不恭。清談則不默。其流極顯與本旨反。皆讀書不得其意所致也。此編惟善會老子法意。以之解老喻老。六通四闢。稠適而上遂矣。

解老子者多空談名理。惟明太祖道德經註序曰。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斯爲獨見其大。又河上公曰。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爲天下先。非禮乎。班志以爲合於堯之克讓。朱註論語。讓者禮之實也。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爲幻。內貪殘而外仁義。處

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今由河上公言。更上徵莊子。可知儒者之所合者。道家皆離之。所上者。皆下之。亦激於僞之亂真耳。故離之下之。而非果離之。亦非果下之也。莊子繕性篇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理。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由繕性此言觀之。則儒家所祖述以爲高尚者。道家特不名之耳。而於道德渾淪中。固

自在也。其不名之者。名立而假之者至矣。仁義之名。美矣善矣。故侯之門存焉。許由曰。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矣。夫仁義之行。唯其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嗟乎。仁義之名。至爲假禽貪之器。凡美善名。作如是觀。此儒家之所譁。而道家之所不敢言也。故道家之用心。較儒家爲尤深。老子開章卽曰。名可名。非常名。常名之則。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若政治亦莫不立名以行者也。則亦莫不假美名善名以壞者也。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其壹是法意。皆以此爲本。

李宏甫稱黃老爲至易至簡之道。信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老子一書。合易簡之旨者。所在而是。其於有親有功。可久可大也。固宜。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自爲評隲。信不誣也。惟不尙賢使民不爭一說。則惟中智以上乃能知之。大書已有真詮。茲復聊爲敷衍。夫所謂賢者。非徒有浮譽也。縱令有真幹局。使濟濟者盡爲在位。亦爭之媒也。惟當亂世。使各有地以自奮立。斯可耳。非長治久安之所須。亦非所宜也。此賢字品格。原不到巢許顏閔境地也。其人乃英俊之流。功名之士。

又素無失行。自不得不以賢目之。與中庸所稱賢者過之之賢恰合。蓋自大聖大賢而下。凡抱才不遇斯已矣。遇則鮮不用其才矣。兩賢之才相當。多不相下。語曰。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近世徵之。胡文忠爲湖北巡撫。官文恭爲兩湖總督。諸事皆決於文忠。文忠以丁內艱歸葬。尋詔起復。見諸事多敗壞。恚甚。將劾文恭。時閤文介在幕。語之故。文介曰。公誤矣。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未必能勝。就使能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耶。而公能復劾之耶。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專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志。豈必能盡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於軍事饒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卽歲捐十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者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迂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鑿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驩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此不尙賢不爭之一徵也。若夫蕭規曹隨。

曹固譁老子之道者也。然其問惠帝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其言洵有味也。開元之治，盧懷慎與姚崇並相。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至有伴食宰相之誚。而王船山論史，甚推盧懷慎盛德焉。宋世李沆爲相，專務清靜。船山稱之曰：非但梅詢曾致堯之屏息也。王欽若列侍從而不敢售其姦，雖以張齊賢寇準之伉直而消其激烈。王旦繼相。曹瑋在秦州求代，旦薦李及曰：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瑋處邊事，已盡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之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模而已。張詠自成都召還，朝議用任中正代之。或言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王欽若亦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相，此皆有合於老子不尙賢之意。夫不尙賢者，非不用賢，病在一尙字。其始猶曰拔取真才，不次擢用，其弊必至於啓僥倖之門，開奔走之路，而害中於人心風俗矣。故銓選之法，雖似無理，而以之息爭，亦守文一道也。顧炎武不悟銓選之益，而於抑浮止競，則大韙之。日知錄論世風有曰：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

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愈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顧氏引此。亦深燭倖進之弊矣。而不知皆尙賢之說肇之也。夫尙賢。美名也。使爭惡實也。所求在此。所得在彼。豈初意哉。尤侗作君子素其位而行二句制義有云。豪傑有不敢就之功名。聖賢有不敢爲之學問。熊伯龍作實能容之二句制義有云。士大夫不以功名相耀。而萬物之命可立。皆有合於老子之旨。善用入者。但循資格。無棄才。亦無廢事矣。

王船山論史。其洞達治本處。皆道家之意也。而又駁斥道家。非用其實而諱其名也。船山自是儒家之學。於儒家深。於道家淺。不知凡理到見極處。無論儒道。其揆一也。故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如京師爲首善之區。凡至京師。其所見所居只此一京師也。而其赴京師之路。則自東自西自南自北。雖塗有迂

徑。程有遠近。及其至之一也。故諺曰。家家門口都通京。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此之謂也。

南面之術。要在無爲。老子言之。莊子言之。而孔子已以之稱舜。可見無爲爲南面之術。不獨道家主之也。後世漢文之無爲而治。固本之道家也。宋仁宗亦以無爲而治。亦其好佛與道家合也。乃至明神宗之無爲。非有道以處之。直嬾惰耳。而其無爲同。則其效亦同。顧炎武曰。知錄人聚條曰。昔神宗之世。一人無爲。四海少事。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自東事興。廣行召募。下流之士。哆口談兵。九門之中。填廛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囑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此。每輒爲之流涕。陳洪綬亦有詩云。神宗皇帝太平年。及懷宗似乎有爲矣。而舉措乖方。竟以亡明。然則神宗之無爲固不可法。而無爲之爲南面術。豈不信而徵乎。善言無爲者。莫如莊子。其應帝王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夫君者。不必其爲帝侯也。凡爲人所聽命者。皆君也。皆宜知無爲之道。必不自矜其聰明。乃可以盡人之聰明。必不自多其才力。乃可以盡人之才力。卽一人之身。則心其君也。亦宜心逸身勞。若心常忙。

亂。卽身亦無所從令。而百事敗壞矣。養生家之言曰。但擬空心。勿擬住心。但滅妄心。勿滅照心。心之無爲當如此。

無爲之治有二。一如漢文。民勞之後。休養卽是生息。渾然無爲也。一如虞舜。治水興農。敷敘明刑。典禮典樂。各臣分司其事。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而無不爲之義。惟呂氏春秋審分覽數篇言之最暢。今略舉之首篇曰。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諛諂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王良之善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次篇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洪範曰。惟天陰騭下。

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三篇曰。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也。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顓。西服壽靡。北懷僇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物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

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其他發明此義者多。不枚舉也。

大著讀畢。覺先得我心者實多。遂率意書此。乞與大著相發明。乃覆閱之。皆是蛇足。遂戛然而止。其未經寫出者尙多。總以舉燭增日。爲光幾何。而此已寫出者。亦幾欲廢之。幾欲存之。因質之井北。頗以爲可。因并井北題語。附大著還趙角山居士識。

題辭

太史公傳老子。一則曰微妙難識。再則曰老子深遠矣。非好學深思未易心知其意也。老子爲道之宗。漢書藝文志以爲君人南面之術。則是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從來祖述老子者。莊周而外。莫如韓非。韓非解老喻老尙矣。其主道一篇。明君人南面之術。皆老子意也。法家與道家相漸。伊尹太公管仲韓非皆以法家而兼道家。法家譬機器也。道家譬司機者也。機器雖精。不能自行。必待司機者而用之。執簡以御繁。居靜以制動。操輕以起重。故曰君人之術也。孔子論南面之道。稱舜曰無爲。曰恭己。許仲弓曰居敬。曰行簡。與老子若合符節。理當見極。殊塗同歸。自史記申韓與老莊同傳。推其極。慘礫少恩。謂皆原於道德之意。學者不察。遂棄老子弗敢道。此大惑也。道家言治則法天。任自然。去文飾。猶易家先天之學也。儒家言治則因人。主仁義。明禮教。猶易家後天之學也。先天毗於真。後天毗於僞。法家宗道而絀儒。蓋審於真僞之辨矣。道家外仁義。法家亦惡文辯。凡儒家一切名字。取以張皇補苴者。彼皆弗貴。非弗貴也。惡其導僞也。法家師其意。循名核實。信賞必罰。誠有功雖疏賤必

賞。誠有過雖近愛必誅。太史公謂刑名原於道德之意者。其在斯乎。道家明法之意。法家顯道之用。而亦非放者刻者所得託也。辨之不審。轉近似而亂真矣。老子之書。宏深肅括。萬物畢羅。其術不專以隸政也。而言治者實莫能離其宗。故作法意讀可。作羣學讀亦可。思昉此作。專爲老子作政治學案。以其爲法之宗也。以莊子韓非子爲經。以西哲孟德斯鳩司賓塞爾赫胥黎之說爲緯。自微之顯。由渾之畫。綱舉目張。左右逢源。在昔治老子者所未覩也。老子約上古二千年之史學以成公例。由外籀而進於內籀。思昉稽近古二千年之史學以證老子。由內籀而復歸外籀。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此老子自言著書法也。思昉啓其局矣。井北識。